

城山三郎小说选



当代外国文学

城山三郎小说选

王敦旭 施人等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北京

责任编辑：文洁若
封面设计：宋向宁

城山三郎小说选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257,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3 $\frac{5}{8}$ 插页 2

1980年11月北京第1版 1980年11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

书号 10208·36

定价 1.00 元

城山三郎是日本当代著名作家，一九二七年生于爱知县名古屋市，一九五二年毕业于东京商业大学，曾在爱知学艺大学担任经济学讲师，著有《输出》、《神武崩溃》(1957)、《股东锦城》、《日本银行》(1963)、《正午的单人办事处》(1979)等。由于写了不少以经济问题为题材的作品，使他获得了经济小说创始人之称。

城山三郎曾于一九六三年和一九七八年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他的近著《中国——在动荡的社会中如何生活》(每日新闻社1979年版)描绘了粉碎“四人帮”后我国的新面貌。

这个集子里收有城山的两个中篇小说。其中《辛酸》以矿毒受灾区谷中村为背景，写了日本政治家田中正造为受灾农民鞠躬尽瘁的动人事迹。正造于一八四一年生在栃木县，一八九〇年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在足尾矿毒事件中，他始终站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农民一边，与袒护资本家的政府当局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最后在贫病交迫中结束了光荣的一生。《官僚们的夏天》描写日本通产省的官僚们围绕着推行自由化政策问题，产业派(或称民族派)和通商派(或称国际派)之间，就究竟是采取保护国内产业，加强对外竞争的政策，还是以通商为主，依赖美国，实行贸易自由化政策，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并深刻地反映了两派之间的人事争斗。

1313.45
16
2
G W X
外国文学

书 号： 10208·36

定 价： 1.00元

目 次

辛酸.....	1
官僚们的夏天.....	173

辛 酸

王敦旭译

城 山 三 郎

辛 酸

根据中央公论社 1962 年版译出。

田中正造老先生最初向议会提出矿毒问题，乃在明治二十四年^①。其后，每逢议会召开，先生莫不为此事而大声疾呼。议论一旦涉及矿毒，老先生立即须眉倒竖，瞋目戟手，破口大骂；及至感情激动，气势高昂，辄声如洪钟，唾沫四溅，犹如一股狂流热泉，自周身毛孔沸沸喷出。他目中既无政府，亦无议会，唯有一群受矿毒灾害的哀哀无告之农民而已。

质问又复质问，怒吼继以怒吼，声调日益激昂，终使社会视听咸集中于矿毒问题。因循姑息之政府，亦若有所省察，然其防止矿毒之措施，终难符老先生之期望。至是，老先生深悟在议会中呼号无益，乃毅然辞去众议院议员职务，重赴矿毒受害地区作一介平民，并于明治三十四年十二月十日，伺天皇临幸帝国议会开幕式之机，竟做出拦驾告状之壮举。

老先生为矿毒问题奔走，前后达二十余年。当初与老先生志同道合、共襄义举而能全始全终、坚持运动者，其

^① 一八九一年。

有几人？或屈服于威迫，或动摇于利诱，否则亦力竭气馁，无再起之勇气。独老先生一人，挺立其间，继续奋斗，始终如一。因而丧财失友，仕途杜绝，生计窘迫，境遇维艰。但其心志，从未稍离矿毒受害农民，而在谷中村土地收购问题决定后，犹拳拳为其善后事宜而宣劳，更尽余力研究治水问题，以谋当地之百年大计。

（《成功杂志》大正二年①十月号）

① 一九一三年。

第一部 辛酸

脱了汗衫，赤裸精光的正造，哎哟哎哟地叫着，好象吼声。正在烧火的宗三郎，不由得扬起了脸。

冷冰冰的天空上飘着灰色的旧棉絮似的浮云，渐渐黑下来，衬托出正造那高大身材轮廓。他骨格还结实，肚子也鼓鼓的，只是腿和腰部瘦削得可怜。

正造又发出吼声。只有随声而出的白色气息，飘入暮色里。快七十岁的人了，被冰冷的空气冻得发抖，无怪他要这么叫唤。

“对不起啊！”

扑通一声水响，洗澡水飞溅到宗三郎的脖子上。正造身子往下一沉，圆桶里冒出热气来。

宗三郎添了一根干榛树枝，烟熏痛了眼睛。他转过脸来，看见面前原先的浴室柱脚石根下，扔着一只木屐。木屐齿已经磨平，蜘蛛在上面罗了网，变成暗灰色，木屐带还留下一点儿红色的痕迹。是母亲的？还是祖母穿旧的？宗三郎另外捡起一根干树枝，想把这只木屐挑过来。

“水真好!”

热气润了正造的嗓子，他声音很大。

“初次烧的澡水，让我比你家里人先洗，真抱歉!”

“哪儿有这样的……这算什么初次烧的澡水!”

听到宗三郎愤激的口吻，正造就不吱声了。在这严寒的夜间，只听见柴火爆得噼噼啪啪响。

“澡水烧得怎么样?”

“正好，正好。这么合适的澡水真难得呀!”

正造在热气里摇晃着有特点的慈姑头。一头蓬蓬松松的长发，用稻草一扎，看起来就象个发了芽的慈姑。

“哪有这样的初次烧的澡水!”宗三郎又带着怨气说。

七月初，由于实行强制拆房，宗三郎的房子被扒平了。后来，宗三郎一家就到堤外边没有拆掉的勇藏家里去洗澡，一个月去三四次。冬天到了，又抱着个吃奶孩子，来回要走将近一里^①路，去一趟实在不易。因此，宗三郎一狠心，就把这个保全下来的洗澡桶放在露天里，烧了起来。原先的浴室盖得很讲究，浴池外边还有一块宽敞的擦身的地方，那在全村里也是数一数二的。这间浴室被人毫不在乎地拆毁了，才在它的遗址上烧起这个必须打着哆嗦洗的露天澡塘来。

宗三郎拿起那只无主的旧木屐，气狠狠地扔进了火里。

“我完全没料到你要请我来洗澡!”正造用安慰的口

^① 一日里约合我国七·八里。

吻说。

宗三郎却顶了一句：“烧水洗澡算什么！只要有水，有木柴，在哪里都……”

“话不能这么说。”正造这才又用平素那种庄重的腔调说：“烧水让我洗澡，足见你们的情谊，也可以看出你们慷慨大方：自己遭遇这么悲惨，还想保护旁人的生活权利。叫我高兴的，就是你们这种情谊啊！”

正造的口吻，与其说是在教导人，不如说他自己正在体会宗三郎他们的友情。宗三郎仰起了脸，可是隔着一层浓密的晚雾和热气，只能看见他那个慈姑尖儿，并听见他说：“要是没有村里的事儿，我就想干脆在这儿死掉吧。准能归极乐净土！”

“哪里话，哪能在这样的地方……”

“我想死在村里，我希望让我死在谷中村里。我愿意死在这个村子的路旁——哪怕死在哪一户人家的防水塚^①后边或是树洞里都成。除去这个村子，就没有我死的地方了。”

“可是，田中大叔，你不是在佐野镇还有家吗……”

宗三郎想起正造出生的那座房子来，在佐野镇上听人讲起之后，他曾经去看过。在这座因筹备救济谷中村的款子已经抵押出去的风子里，只有两位妇女——正造的继母和夫人在过日子，空等着没有归期的正造。

^① 日本关东地方洼地上的农家在院子里堆起来的小土山，以便涨大水时在上面避难。

“那个家是留给老太太的。老太太一死，我就用不着啦。”

“太太呢？”

“管她呢！”正造气哼哼地说。

宗三郎不由得心头火起：“可是，太太……”

婚后四十多年，正造一直没有跟他妻子在一起住过，年轻的宗三郎觉得她实在可怜。正造丝毫不关心他妻子。有时候他还对故意抛弃妻子这一点感到高兴。对正造这样的一面，宗三郎甚至觉得气愤。既然那么热中于运动，为什么还结了婚呢？宗三郎才十九岁，然而，假若是他自己，就决不会结婚。

宗三郎想就这件事跟正造议论一番。讲年纪，他俩相差四十多岁，但正造总是拿他当知音看待。不过一涉及太太问题，正造马上就一脸怒气，闭口不言。好象连提一下也有碍体面似的。不过这里面也不是没有一些原因的……

正造把洗澡水弄得哗哗地响，他好象看出宗三郎心头泛起的是些什么念头，这样来阻止宗三郎发问似的。

宗三郎的哥哥宗吉在他背后叫唤着：“宗三郎！你问没问过洗澡水够不够热？”

为了防止水灾，用土堆起一座不太高的防水塚。原先九间^①长、六间半宽这么宽绰的一所房子，被拆得精光，一大片空场地上只剩下坍塌下来的墙土和柱脚石。哥哥和嫂

① 一间等于六尺。

子站在那一头。

他俩看见宗三郎点了点头，就走开了。他们一家人刚收拾起窝棚里的家当，搬进地窖里住下，好准备过冬。在防水塚上挖个坑，四周培起大约二尺高，上面盖着用芭茅编成的席子，当作地窖顶。面积不到二坪^①的这个地窖，就是从前住过四十坪大的房子的一家六口的住宅。没有家具，没有日用器皿，连草席也没有。尽管如此，跟房子刚被扒平后，只竖起四根矮竹竿、挂上一顶蚊帐、睡在露天地里的情形比起来，总算是强一些了。

宗三郎折着干树枝，胳膊越来越使劲。就是树枝折断的这种声音，使他回想起了当时的情景。

二百多个警察穿着白色制服，佩带军刀。被纠集来的伙子们大声骂着，吵嚷着。家具什物都接连不断地被扔到房子外面，房顶上的芭茅被扒翻，发出很大的响声。那根顶梁柱是祖父那一代竖起来的，直径有一尺多，黑亮黑亮的。安政年间^②发生大地震时，这根顶梁柱也纹丝没动，如今竟被打进鹰嘴钩，套上钢缆，在一阵嘲笑似的吆喝声中，给拽倒了。尘土飞扬。家里人抱着祖先的牌位，茫然不知所措地几乎埋在墙土里。而且连扒房子的工钱也叫这边出！

一切都是用国家的名义、经国家之手干出来的。谷中村堤内十六户的房子被强制拆除，这十六户留村农民到底

① 一坪等于三·三〇五平方米。

② 一八五四——一八六〇年。

给国家造成过什么灾害？从前村里一反^①田能打八草包米，把这么富裕的村子逼到这步田地的，岂不是受足尾铜矿和铜矿资本家指使的国家吗？国家的策略是企图收购这一座在反对遭受矿毒灾害斗争中成为急先锋的谷中村，把它改为积水池，使这村子沉入水中。县议会在警察的保护下深夜召开秘密会议，通过了中央政府背后唆使的这个计划，并且乘着一大半壮丁离开了村子，被征去参加日俄战争的当儿，付诸实行。赤麻沼的堤坝眼看要被水冲塌，县政府故意不修复；村民忍耐不住，靠自己发行村债，筑成一道临时堤坝，县政府却又雇伙子把堤坝扒开了，连扒堤工钱也命令村民出。县里提出的浸水补偿金，一反田只给三十五圆这么一点点钱，坟地一坪给三分三厘的代价——才够买两张明信片的。根据的理由是：这里田地洼涝，不长庄稼。一方面扒堤坝把水放进来，一方面又以不长庄稼为借口！县政府进一步追击上来了。明治四十年分摊下来的税额是上一年的三十八倍！还叫村民分担筑堤费和县政府的扒堤费。连年歉收。堤坝仍然张着令人害怕的豁口。村民表示愤慨，更感到不安。再也熬不下去的村民们只好接受了收购条件，各自离散了。

四百户当中，下定决心跟田中正造留到最后的，只有十九户。正因为这样，他们都是志同道合、誓死不离开谷中村的人。对于其中住在堤内的十六户，县政府利用法律的名

^① 一反等于九九一·七平方米。

义采取的报复手段就是强制拆房。还没有指定搬到哪里，就一举拆了十六户的房子，把他们赶到露天地里。家中有疯子的住户也好，有因中矿毒卧病在床的病人的住户也好，抱着吃奶孩子的住户也好，概不留情……

听不见洗澡水迸溅的声音了。宗三郎伸腰透过热气一瞧，只见正造把头靠在洗澡桶的沿儿上，眯缝着眼睛。手中怪不安稳地顶在葱姑芽儿上。他眯缝着两眼，比右眼大一些的左眼里略微露出黑眼珠子，闪着柔和的光。自从发生土地收购问题以来，正造有点儿神经过敏，容易激怒，神色也变得严峻了，可眼下在热气里看到的面容，的确是童颜。嘴边的竖皱纹也流露出非常安逸的表情。

宗三郎的心中动荡起来。情绪一激昂，他的心就绷得象一根弓弦那样紧张。按宗三郎他们所处的环境来说，也许紧张正好就是一种救药。心情一平静，与此互为表里的空虚感觉必然就会扩大起来。世上以为谷中村问题已经解决了，大家对房子被拆掉以后钻进地洞里坚持下去的十六户人家，并不关心。从东京来的学生们都回去了。这个斗争没有观众，没有胜利的前景，也没有反应，象这样不断地斗争下去，宗三郎自己的一生将有什么下场呢？他不得不联想到那一棵棵浸在矿毒水里的树，连树心都空了，终于枯萎下去。宗三郎是次子，又年轻。难道他那只有一次的人生，竟然……

已经有五六年了吧，宗三郎也曾替正造烧过洗澡水。弥漫着手蒸气的浴室里，看不见正造的脸，只听到回音般的洪

亮的说话声：“……这样下去，日本不久将会灭亡。为了不让它灭亡，象你这样的小伙子就得好好干。好好地求学，再到外国去一趟。还是念农学好吧，念经济学也行。好好地学点经济方面的知识回来。没有知识就不能自救，也不能救民救国。”

这番话也许并不是具体指宗三郎的升学而言的。然而，事实上正造的话在宗三郎的心里曾点起立志向学的火炬。正因为这是正造——在宗三郎那颗童心心里象是一位英雄——亲口讲的话，才更加铭刻在心。

然而，在后来艰苦斗争的岁月里，正造再也没有提到求学的事。正造骂学者无能，嘲笑说：“一百个学生里面，能拯救人民的学生有几个？”并且说：“在土地里生长，胜读万卷书。”正造的真意是什么？难道不是不愿意手底下失掉这个年轻能干、能写能讲的宗三郎吗？宗三郎虽然还是个孩子，为了取得正造的赏识，倒也奋发图强，努力练习书法，锻炼口才。可是对他自己的生涯说来，这岂不反而成为恨事了吗？

宗三郎陷入沉思中，他也没有发觉四周响起了爆炸似的声音。

“宗三郎！下雨了吧？”

正造从热气里伸出宽大的脸说。令人疑是冰雹的大雨点打在脖子上，接着打在手腕子上。一挪动身子，大雨点就乘隙接连不断地钻进火焰里，发出声音。一些尚未凋谢的银杏叶子被打掉了，防水塚四周繁密的山白竹丛也一齐刷